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明月台 第七回 萬卷書魂遊幻境

話說甘員外之子萬卷書，自文昌閣會文回來，用膳已罷，來到書房，只覺倦態迷離，悠然入夢。一魂出竅，自覺體態身輕，任意而往，身則隨之出了書房，步至庭院。有灌水澆花者，有灑掃庭院者，有傳事出入者，絡繹不斷。多人置若罔聞，皆不睬不理。行至大門間，有家人小子數輩，亦屬不恭不睬。心中想道：「今日文昌閣會文。想到其間，身已在文昌閣了。」見了眾人，彼此亦皆不睬。前後遊玩一番，來到丹桂樓上。萬軸牙籤，偶取一卷翻來一看，有一句道：「書中有女顏如玉」，不免觸動機關，又萌癡念道：「世間未必有才貌雙全的女子。雖有冰人撮合者，富貴貧窮數千餘家，有才無貌，有貌無才，不能與我匹配，盡行回覆。將來終身大事，如何是好？」自言自語，出了文昌閣。信步前行，滿眼春光，郊外青青，不辨東西南北，看不盡春光富貴。亦不知走了多少路途，來到一個赤繩村。忽然遠遠望見村莊，或顯或隱，似乎白壁粉牆，高接雲霄；牆外桃柳成林，紅綠如霞。再往前走，尚隔里許，則綠樹陰濃，兩邊栽植成行，中間平坦大道。正行之間，日色不侵，春風徐徐。來至莊前，一溪橫焉。溪之兩岸皆是垂楊細柳，所謂溪柳自搖沙水清。溪上橫環白石小橋，名之繫足橋。通焉，只見門設六扇，雖設常關。朱門赤赤，環獸金金；碧瓦琉璃，吞脊吻獸。不知是何廟宇，亦不知官宦的房舍，亦不知誰家宅院，深為疑猜，且寂無人跡可問。及到門前，高懸匾匾，乃「月老仙府」四個大字。心中喜道：「月下老人乃主人間之姻緣，有赤繩繫足之說。」再看兩邊，左右對聯道：「願天下才子佳人，都成夫婦；恨世間冤家逆種，方為父子。」看罷，心中沉吟道：「不料月老府就在這裡。我既到此間，想月老必有才貌雙全的女子與我撮合，則終身大事有成，但不能與月老當面一見，問問姻緣有分否，如若無有姻緣之分，我甘百善亦不癡心妄想。但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不孝之名，最關重大。或有提媒者，難論才貌，擇其善者而訂之，不必癡心妄想，再累不孝之名於世也。」正在胡思亂想，又行了數百步，只見東邊有一雙扉未闔，上有一匾，「長春苑」三字在焉，知其必是花園。門外又無童僕，不免進去一觀。進得園來，瓊樓飛閣，曲徑通幽，竹景風聲，奇花異蕊，春風徐徐，香氣襲人。迤邐前進，過了木香棚、茶糜架，由東而西，則太湖石屹立在前。假山背後，一帶迴廊以北，則荷花池畔，池中築起一堤，曲曲彎彎。堤之兩邊，一派屯字欄杆，盤旋行之。半堤中有六角亭。行遍欄杆，由東而西，又一庭院，怪石蒼松，名花簇錦；中間甬道，白石砌逕，儼然一大殿居焉。上懸大匾，乃「善惡姻緣」四個大金字。丹墀上，周圍玉石欄杆。殿前左右兩邊，粉壁高牆，各開月洞門。東有一匾，乃「士女英才」；西有一匾，「國色天姿」。凡天下女子，總要經月老仙府一過，然後注名定婚，全憑月下老人主裁，以定人間姻緣夫婦。

這甘百善信步遊玩，進得月洞門來。百花燦爛，萬紫千紅，一帶綠窗，皆女子所居之處。只聽得琴韻幽揚，書聲婉轉。甘百善聽得人聲，不敢前進，潛身於假山石畔花叢之中。窺見有一女子，淺妝淡飾，風彩動人，年可三四歲，手執一簿，口中念道：「昨日燈花結蕊，今朝喜氣盈門。佳人才子配良姻，永效于飛有定。」正念之間，行至綠廟間，進去說道：「今日月下老人坐大殿，注名姓，檢點姻緣簿。各女子妝飾整齊，上殿聽點，不可有誤。」甘百善聽了，心中想道：我甘百善之姻緣，不知匹配誰家女子。且聽點名，如何發落。悄然出了洞門，伏於牡丹花下。幸牡丹茂盛，不見行藏。頃刻之間，大殿上鐘鼓齊鳴，笙蕭迭奏，吆喝之聲，交雜一時。升堂已畢，大殿居中坐一位老者，峨冠博帶，白髮童顏。侍從多人，各抱簿子，身傍有一人掌簿報名。只見眾女子如花團簇錦一般，立於丹墀之上。聽得一點名，點到一個女子，宮妝豔服，比眾不同。老者欠身說道：「百花宮主，乃龍宮仙體，應與凡間甘百善有姻緣之分。且此子原有根基來歷，顯親揚名，大富大貴，文苑中之亞魁也。」說罷，宮主檢衽再拜而起。

這甘百善在牡丹叢中聽得清清楚楚，想道：「待宮主出殿，可以迎面飽看怎樣的美貌。」這宮主從容緩步，環珮叮噹，悠悠然進月洞而去。果然仙女臨凡，嫦娥再世，非塵寰中之可比也。這甘百善心癢難搔，猶如麥糠裡睡覺，不知那裡滋撓。堂上點名已罷，正要退堂，忽聽殿上說道：「為何有一陣生人氣？必有俗人在此竊看。吩咐手下人，各處搜尋，拿來見我。」眾人各自分頭去了。甘百善聽說，嚇的慄慄打戰，連牡丹晃的亂動。眾人見了，來到牡丹叢中，見一個白面書生，即時扭住，上殿稟報。老者笑容可掬，問道：「你這書生，為何來到此間？姓甚名誰，一一稟來。」甘百善俯伏叩首，說道：「小生乃吉安府安樂村姓甘，名百善，幻游泮水，身入黌門。今日文昌閣會文回來，信步前行，不覺誤造仙府，冒犯慈顏。伏乞施恩，釋放回家，侍奉雙親，以全子職。」言罷，老者說道：「爾本有仙基，方才檢點姻緣，有爾之名，應與龍宮百花宮主有姻緣之分。爾賦性至孝，感動天庭，天賜良緣，一定無移。日後大富大貴，鼈頭之亞魁也，可喜可賀。老夫今日慚無禮賀。」袖中取出一股釵釧。非金非玉，非石非寶，不知何名，遞與甘百善道：「聊此為贈，日後自有應驗。」百善重又伏首叩謝。命仙童將百善送出莊去。行至茶糜架下，不覺一絆跌倒，醒來乃是南柯一夢。想起月下老人贈一股釵釧，伸手一摸，尚在袖中，如獲珍寶，佩之於身，不知如何應驗。此是後話不題。且說甘員外，聞知崔金龍家破人亡，要將風雨子過繼與裴祿榮為子，如今又搬往湖廣，多年不通信音，不如叫兒子百善往湖廣走一遭，瞧瞧姑母，未嘗不可。未知去與不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